



彭梅魁 著

我的伯父彭德怀

中央文献出版社

我的伯父彭德怀

彭梅魁◎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伯父彭德怀 / 彭梅魁著.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073-2704-5

I. 我… II. 彭… III. 彭德怀 (1898~1974)

—生平事迹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99240号

我的伯父彭德怀

著 者 / 彭梅魁

责任编辑 / 王丛标

封面设计 / 中外名人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1号

网 址 / www.zywxpress.com

邮 编 / 100017

销售热线 / 63097018

编辑部 / 83085889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 版 / 名人设计排版中心

印 刷 / 三河天功达印刷有限公司

787×1092 16开 18印张 190千字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ISBN 978-7-5073-2704-5

定 价: 35.00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1996年11月，彭梅魁在家中修改本书书稿。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和蔼可亲的伯伯	17
1. 初识伯伯 / 23	
2. 伯伯的苦难童年 / 29	
3. 第二次和第三次见到伯伯 / 40	
4. 伯伯在抗美援朝中的忧怒哀乐 / 51	
5. 多次见到伯伯 / 70	
第二章 蒙受不白之冤的伯伯	83
1. 历史真相的概括 / 86	
2. 伯伯上书“万言”，只供毛泽东“作参考” / 95	
3. 毛泽东说与伯伯的关系是“三七开” / 114	
4. 历史留下的遗憾 / 138	

第三章 坚持真理的伯伯	143
1. 吴家花园中的“平民百姓” / 147	
2. 伯伯的婚姻 / 165	
3. 中央党校里的“特殊学员” / 174	
4. 伯伯再次上书给毛泽东并中央 / 185	
5. 毛泽东最后一次召见伯伯 / 197	
第四章 沦作囚徒的伯伯	207
1. 伯伯的自述 (手稿) / 211	
2. 黄伯伯的自述 / 216	
3. 山雨已来风撼楼 / 235	
4. 晚景凄凉千古忧 / 252	
后 记	279



引子

彭德怀——我非常敬爱的伯伯，饮恨含冤离开人世已经整整23年了。1974年11月29日下午3点35分，这位驰名中外的“彭大将军”，在北京西郊一间特殊的病房里，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静静地躺在14病室5号病床上，再没有那满腔的愤怒，也没有那惊人的呐喊。一切都那么平静，身边没有亲人，没有同志……

他在病危的日子里，躺在床上断断续续地留给这个世界的话有：

“……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

“……我们的社会主义事



彭德怀元帅。

业一定能胜利。”

“我们国家建设，战略防御设施不完备，国防工业和科研跟不上需要，这是我最担心的……”

“我自己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

“已经审查我8年了，现在还没有作出结论。”

他在病重的日子里，曾用颤抖的手给我写了一封短信，也是至今所知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封信。每当看到这封信，我都仿佛看到伯伯——这位重病缠身的老人，举目无亲，满面凄凉的神情，想象着他惦记着亲人们的深情：

梅魁：

我被捕后承你关照，从六七（1967）年起承购日用品和书籍，所费多少？我无法记清楚了。最近由我拘押处某负责人给了八百元，作为偿还你的费用。以后不麻烦你了。你也不要再挂念！以免妨碍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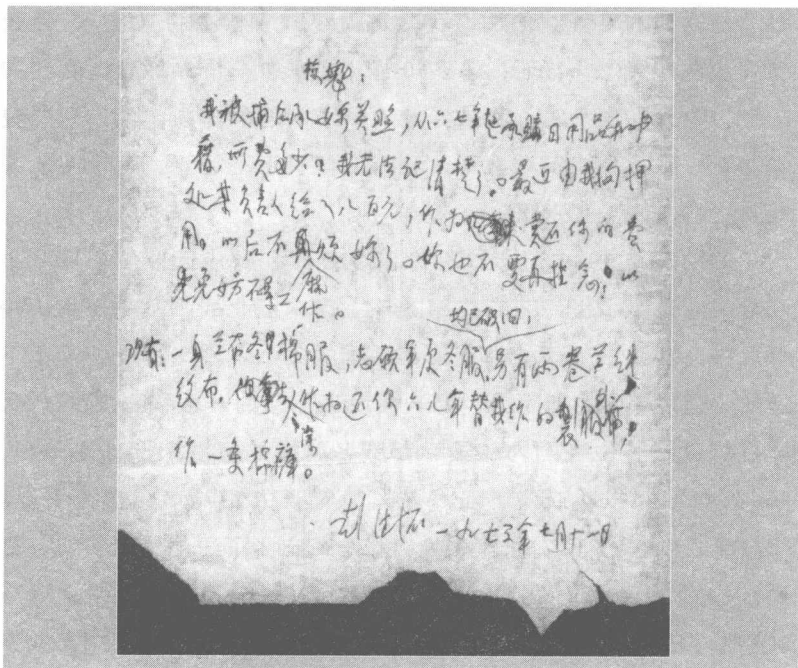
现有：一身蓝布冬棉服，志愿军皮冬服，均已破旧，另有两卷蓝斜纹布，除作为还你六八（1968）年替我做的制服外，做一条棉裤。

彭德怀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一日

这封二百余字的短信因意犹未尽竟勾抹了8处，改写和添加达4处，可见，伯伯这封短信写得何等艰难啊！

更使我读后动情的是，伯伯在“你也不要再挂念”一句后写



这是彭德怀生前最后一件手迹，是给彭梅魁的最后一纸“信件”。可以看出他持笔艰难，字难成行。“信纸”是窝搓不平、破损不堪、厚薄不匀、比卫生纸稍硬一点的无名白纸。他就这样艰难地留给了彭梅魁。就是这样一张纸，也是要由“专案组”交给彭梅魁的。

了句号，随后抹去，特意又加上一个感叹号。这是全信中唯一的一个感叹号，说明伯伯即使是在身陷囹圄之际，也依旧惦念着亲人们，不让亲人们因挂念自己而妨碍工作。不，他还怕我遭受株连！

伯伯，当看着您在囚室里拖着重病的身子，强撑着给侄女我写的这封信，我再也抑制不住思念的感情，终于放声痛哭了起来。伯伯，我知道，您是不喜欢我哭的，您生前总是对我说：流

眼泪是软弱的表现。伯伯，我这是内心沉痛感情的流露啊！让我痛痛快快地哭您一场吧！您不知道，就在您一个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向人间告别时，我被专案人员带到您的床前，他们只让我匆匆看一眼，环境不准我哭，我就这样有泪不能流，有话不能说的向您的遗体告了别呀！

伯伯，您 1916 年参加湘军，1928 年和滕代远伯伯领导了平江起义。近半个世纪来，您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驰骋于炮火硝烟之中，冲杀在弹雨枪林之下，祖国的山山水水，哪一处没留下您的足迹！革命的征途上，哪一程没洒下您的汗水和鲜血！然而，就是您这样一位在国内和国际都威名赫赫的军事家，却在林彪、“四人帮”的长期迫害下及“左”倾错误的影响下，含冤去世。您就像一头忠心不二的老黄牛，为人民流尽了汗，挤尽了奶，最后却被林彪、“四人帮”那些坏蛋宰割了。您在生命垂危之时还在想着人民的疾苦、祖国的建设。一想起这些，怎能不叫您的亲人们凄然泪下呢！

可是，就在伯伯逝世后，专案组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讲：

“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 1974 年 11 月 29 日病死。”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篡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批道：“照报告上所提办法办。”

于是，伯伯的遗体于 12 月 17 日送北京火葬场火化。火化申请表上写着：“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女；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 岁，印号〇〇一二六九〇。”

这里，声名显赫的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彭德



怀，经过“四人帮”的魔手竟一下子变成了名不见经传的“王川”。可是，“王奎”又是谁？伯伯一生并没有子女，怎么又能和这个“王奎”是“父女”关系呢？

显然，这是“四人帮”的爪牙所谓的专案组煞费苦心地编造了这么一个简历，留下了这么一个谜语。伯伯生前蒙受不白之冤，辞别人世后还要隐姓埋名，真是死难瞑目啊！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反革命集团“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了，党心大快、民心大快。不过，林彪、“四人帮”一伙炮制的千万件冤假错案还一时难以平反，人们心头上还仿佛压着一块沉甸甸的巨石。我作为彭德怀的侄女，他的亲属之一，更感到这种压抑的沉重。和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不同，伯伯的冤案出现的时间比较早，而且，党中央又是经过全会做出决议的。因此，要在当时“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两个凡是”的风气盛行之下，要为庐山会议定论的这一冤案平反，可说是难上加难。

但是，我内心里总是充满着这么一种希望和信心：像伯伯这样的有功于党、有功于国、有功于民的好人，终究不能永远遭受这种不公正的待遇。终有一天，他的错案会被纠正的。我，还有伯伯的其他亲属，一定会为彭德怀冤案平反昭雪不懈地努力奔走，而党组织和一大批老干部也一定会伸张正义，将这错案纠正过来。

1978年的一天，我和爱人张春一在报纸上看到黄克诚伯伯参加一些活动的消息报道。于是，我下定决心去找黄伯伯谈谈彭德怀伯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事以及他生前的要求，并把当年伯伯托我保存的亲笔手稿，经黄伯伯上交党中央，以求彻

底解决我伯伯的冤案。

终于，我们通过黄伯伯的亲属，打听到了黄伯伯的住处。此时，他正在解放军 301 医院住院。我和黄伯伯以前未见过面，彼此都不认识。

我介绍了自己的姓名，黄伯伯握着我的手，态度和蔼，语气热切地询问：“你伯伯生前都说什么了？”

我说：他要求了结他的案子，他还要我代表他看望肖胡子——肖劲光叔叔和其他老前辈。

黄伯伯说，肖劲光就住在 6 病房，肖叔叔也很关心我伯伯的事情和伯伯的磨难。黄伯伯边说着边领着我由 4 楼上了 6 楼，见到了肖劲光叔叔。

在黄克诚、肖劲光两位长辈面前，我讲了一些伯伯蒙受冤屈，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那些磨难以及他生前的要求，并讲了自己手里还保存着伯伯在吴家花园时留给我保存的亲笔手稿。

黄伯伯和肖叔叔听了我的讲述后，安慰我说：这个案子是要平反的，有很多人都这么想。

两位长辈要我将伯伯生前的要求写出来，再由秘书归纳几条上交中央。至于手稿，黄伯伯建议由我和他一起去中央有关部门转交。我表示：通过他转交就完全可以了，自己完全相信黄伯伯。后来，伯伯的这些手稿还是通过黄伯伯上交了。

有一天，浦安修同志来到我家。寒暄过后，她提出要我仔细地回忆一下伯伯从在成都被扣押，到后来回到北京直至去世的情况。很快，我把材料写好了给她看。浦安修同志看了我写的回忆材料，痛哭了一场。



哭完后，她对我说：这些材料送给陈云同志看看可不可以？

我说：当然可以，怎么不可以呢？

我知道，很多老一辈革命家、老前辈们都十分关切伯伯的这件事，我是没有更多的机会见他们，如果让更多的老前辈都能了解有关的情况，对解决伯伯平反问题岂不是更好吗？

几天以后，我又去万寿路一个地方看望杨尚昆叔叔。正当我与杨叔叔倾谈我伯伯的事情时，浦安修同志也来了。很可能也是为伯伯的事情而来。

与此同时，我还在万寿路看望了帅孟奇老妈妈。她住在西单时我又去看望过她几次。记得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就亲热地拉着我的手往屋里走，关切地询问我伯伯的一些情况。

所有这些，都使我坚信，有党中央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心，为伯伯平反的日子不会很远了。

果然，为伯伯的错案平反问题到 1978 年底就有了根本的转机。

1978 年 11 月，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按预先规定，会议议题是经济问题。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准备解决的也主要是这方面的问题。

11 月 12 日，陈云同志在东北组发言。他严肃地说道：

“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予考虑和决定。”

随后，陈云同志列举了薄一波同志等 61 人所谓叛徒集团案、陶铸和王鹤寿同志错案问题。他话题顺势一转，又谈到了彭德怀

问题。他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对与会的代表们说：

“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还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陈云同志认为：“对这些党的重要干部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

因为上述提议出自德高望重的陈云之口，充分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所以，陈云这篇发言全文在简报上登载后，立即引起与会代表们的热烈响应，会议气氛骤然活跃，使会议的内容产生了正确的导向。

邓小平同志通过听取各讨论组召集人的汇报和印发的会议简报，得知了陈云同志的讲话内容，随即很快地表示赞同。

11月27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一位专栏作家时谦虚地说：彭德怀大概和我差不多，四六开。他有错误，但功绩还是比错误多。当日晚，他和华国锋、叶剑英等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时又插话，讲自己一生四六开就满意了，彭德怀也应该四六开。两天后，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又重复了这一说法。

不难理解，作为伯伯多年的亲密战友，邓小平和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深知伯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值得回味的是：导致伯伯走下政治舞台的庐山会议，邓小平和陈云都因病请假而没有参加。此时，他们提出为伯伯错案平反绝非偶然。

我日夜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次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

“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

看到这次会议发表的会议公报中讲的上述那几段文字，我的心里感慨万千：伯伯的错案终于被纠正了。正可谓功过是非，党



彭德怀、陶铸同志追悼大会会场。



邓小平在彭德怀追悼会上致悼词。

和人民自有公论！

这次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即12月24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2000多人就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伯伯和陶铸同志。作为彭德怀的亲属，我和浦安修、彭康白、彭钢等一起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的沉痛、悲愤的情景，至今想起来仍记忆犹新。

追悼会会场正中

分别悬挂着伯伯、陶铸的遗像，安放伯伯和陶铸同志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领导同志送的花圈分别摆放在伯伯和陶铸同志遗像两侧。

送花圈的还有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各部门、国家机关各部门、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军事院校、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北京、广东、湖南、陕西等省市党委。



下午3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宣布追悼会开始。参加追悼会的全体同志在哀乐声中肃立默哀。

面对着伯伯头戴五角星军帽，严肃平静的面容，我忍不住热泪盈眶。骤然间，第一次见到伯伯时的情景，伯伯落难“挂甲”在吴家花园时的情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非人折磨以及病重时的情景，一起涌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为伯伯恢复名誉的这一天尽管来得迟了一些，但它毕竟来到了。

记得1962年伯伯带我们从吴家花园驱车去八达岭长城时，



彭德怀的亲属在追悼会上